

乡村振兴与我国县域产业发展路径： 浙江范例研究

龚晓菊 臧杨杨¹

（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县域兴，乡村兴；产业兴，则县域兴。以浙江省 62 个县域单位为研究对象，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县域产业，通过构建县域产业发展指标体系，分层次、分产业测度了县域产业发展水平。研究发现：（1）县域产业发展水平整体较稳定；（2）县域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东强西弱”特点；（3）城市之间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4）城市内部县域之间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5）分产业来看，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发展贡献度差异较大；（6）分层次来看，产业规模、产业效益各自贡献度差异较大。基于以上分析，对县域产业发展提出了六点政策思考，以期为浙江省从县域产业角度出发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 县域 县域产业 高质量发展 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07(2022)09-111-07

县域，城市之末，乡村之首。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 11 次提及“县域”，强调要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到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则在产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进一步、更加细化的要求。县域兴，则经济稳。县域是我国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根据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2020 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数据，全国百强县以不到 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 10%的国内生产总值。产业兴，则县域兴。乡村振兴有两大难点：一是怎样去进行乡村振兴？二是如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发展县域经济，优化、壮大县域产业是关键，县域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石，县域经济发展动力在产业，潜在在产业，突破口也在产业。本文尝试从县域着手，从县域产业切入来探究乡村振兴的两个关键问题。

1 文献综述

国外文献中直接研究县域经济、县域产业的文献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二元结构等问题的研究。关于区域经济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50 到 60 年代初期罗斯托^[1]的增长阶段论；Lewis^[2]在其二元经济理论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并存在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区域经济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平衡发展理论^[3,4]、增长极理论^[5]、中心地理论^[6,7]、“核心—边缘”理论^[8]和梯度推进理论^[9]等。

国内文献中，重点研究县域产业的文献仍然较少，更多的学者围绕县域产业的某一层面进行了相关研究。有学者围绕县域产业集聚进行了重点研究^[10,11,12]；较多学者围绕县域产业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3,14]；也有学者对县域主导产业选择、特色产业发

作者简介：龚晓菊，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产业。E-mail:gongxiaoju@126.com

展以及某一特定产业选择做了一系列研究^[15,16,17]；其他学者试图从县域金融、产城融合和产业政策等角度分析县域产业^[18,19,20]。此外，在研究县域经济的文献中也有部分学者提到县域产业的层面^[21,22]。

自党的十九大以后，对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较多，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黄祖辉^[23]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而在具体的实施中则要从区域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差异化发展的实际出发；温铁军等^[24]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条是产业兴旺，其关键是推动以三产融合为主要方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为数不多的文献将乡村振兴与县域产业进行结合研究，张军^[25]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推动城乡产业融合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保障。

综合以上文献发现，目前重点研究县域产业的文献为数不多，更是缺乏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县域产业发展进行的针对性研究，且已有文献对县域产业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层面探讨，缺乏实证层面对县域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本文试图以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 62 个县域单位为研究对象，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县域产业，综合测度县域各产业的发展水平，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区域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以及同一产业不同层次之间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深入探究县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乡村振兴重要战略机遇，为浙江省壮大县域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思考，同时也为我国其他地区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政策思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2.1.1 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包含层面

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深刻、内涵丰富，既包括单个产业自身高质量发展，也包括各产业之间的互相协调发展，是综合性、多方面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过程。本文选取的指标力求既能体现现阶段县域三次产业的发展水平，又能体现三次产业的发展潜力。

2.1.2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1) 针对性原则。紧扣“县域产业”进行指标体系的设计，所选指标力求能充分反映县域产业的发展规模，同时也更加关注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2) 因县制宜原则。不同县域的产业发展有不同的区域特点，本文在选取指标时，尽可能选择既能体现县域产业发展的特色指标，同时也兼顾县域产业发展的共性指标。(3) 简明和可获得性原则。本文尽量选取与县域产业紧密相关的、可获得的和具有代表意义的指标，且选取的指标要简明、可量化，避免定性指标对县域产业评价结果的影响。

2.1.3 本文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借鉴陈学云和程长明^[26]的研究成果，充分考虑县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同时也确保县域数据的可得性，构建了 3 大一级指标、2 大层次、30 项具体指标，进一步综合评价浙江省县域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2.1.4 评价方法选择

对于评价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30 项指标，最为重要的就是对这些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目前，确定指标权重的常用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是一种基于评价者主观的经验和掌握的信息来赋权的方法，该方法的运用受决策者主观感受的影响较大。客观赋权法是基于原始数据之间的关系，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来确定权重，该法摒弃了人的主观感受，评价具有较强的数学理论基础。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是客观赋权法里的熵权法。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1) 原始数据整理。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去除、线性替换个别统计错误和缺失数据。

(2) 数据标准化。为了充分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本文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大对评价越有利）：

$$z_{ij} = \frac{a_{ij} - \min(a_j)}{\max(a_j) - \min(a_j)} \quad (1)$$

逆向指标（指标值越小对评价越有利）：

$$z_{ij} = \frac{\max(a_j) - a_{ij}}{\max(a_j) - \min(a_j)} \quad (2)$$

式中： a_{ij} 为第 i 个样本中第 j 个指标的数值； z_{ij} 为标准化以后数值； $i=1, 2, \dots, m$ ； $j=1, 2, \dots, n$ ；同时，为防止求信息熵时出现 $\ln 0$ 的问题，将 z_{ij} 进行坐标平移，得到平移后的数据矩阵 $z'_{ij} = z_{ij} + \alpha$ ，本文取 $\alpha = 0.00001$ 。

(3) 计算第 j 个指标下第 i 个样本占该指标的比重。

$$p_{ij} = z'_{ij} / \sum_{i=1}^m z'_{ij} \quad (3)$$

式中： $i=1, 2, \dots, m$ ； $j=1, 2, \dots, n$ 。

(4) 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熵值。

$$e_j = -N \sum_{i=1}^m p_{ij} \ln p_{ij} \quad (4)$$

式中： N 为正常数，并且 $N=1/\ln n$ 。

(5) 计算第 j 个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d_j = 1 - e_j \quad (5)$$

(6) 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W_j = \frac{d_j}{\sum_{j=1}^n d_j} \quad (6)$$

式中： W_j 表示熵权法确定的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7) 计算各样本的综合得分。

$$S_i = \sum_{j=1}^n W_j \times Z'_{ij} \quad (7)$$

式中： S_i 为第 i 个样本综合评价价值。

2.2 数据来源

本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浙江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县级单位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县域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测度结果与分析

3.1 测度结果

基于县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 3 个一级指标及 30 个二级指标的数据，利用熵权法对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62 个县域单位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62 个县域单位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的平均值为 0.27599，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总体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且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不一的特点。

3.2 结果分析

3.2.1 县域产业发展水平整体较稳定

整体来看，浙江省 62 个县域单位中，县域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稳定，综合发展水平普遍集中在 0.20~0.40 之间，共 41 个县域单位，占比达 66.13%（图 1）；而综合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即发展水平在 0.15~0.20 之间的有 16 个县域单位，如龙泉市、龙游县等，占比 25.81%；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即发展水平在 0.40 以上的县域单位有 5 个，如萧山区、鄞州区等，占比达 8.06%。浙江省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2015 年浙江省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开展县域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为浙江省进一步发展县域产业给予了政策上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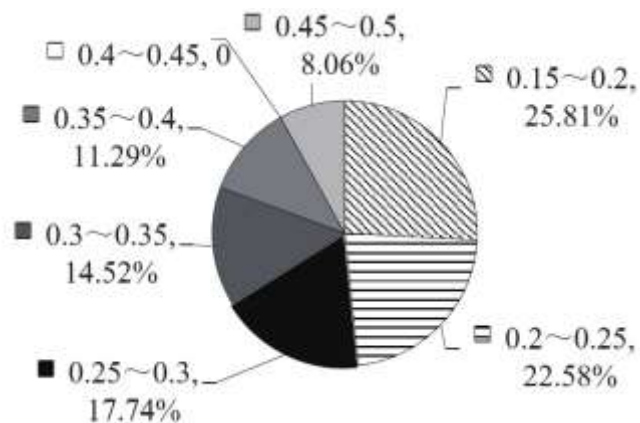


图1 浙江省62个县域单位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分组

3.2.2 县域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东强西弱”特点

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县域产业平均发展水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杭州市（0.32730）、宁波市（0.39155）、嘉兴市（0.31115）、湖州市（0.28462）、绍兴市（0.32932）和舟山市（0.31913）6个地级市的县域产业平均发展水平都超过了0.27599的全省平均水平，而温州市（0.23332）、金华市（0.25587）、衢州市（0.19548）、台州市（0.27589）和丽水市（0.17821）5个地级市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劣势。依托ArcGIS平台可以看出，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强西弱”的特点，6个县域产业发展水平较好的地级市恰是以杭州为界限，东起向上海和杭州湾方向，而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处于相对劣势的5个地级市恰为杭州以西的城市（图2），不同的区位条件、地缘因素使得各城市的县域产业发展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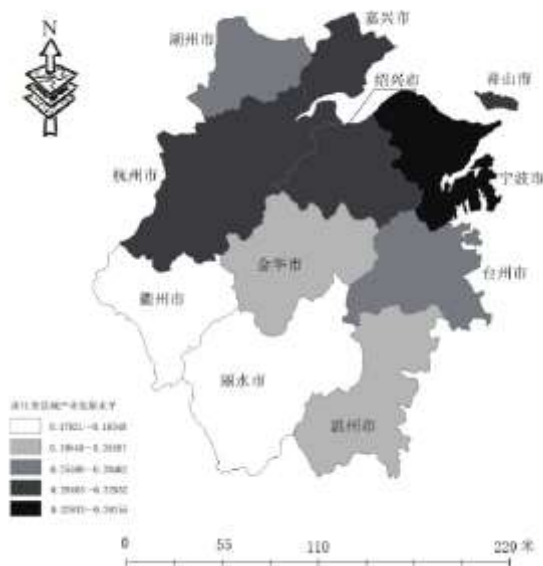


图2 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分布格局图

3.2.3 城市之间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在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的 62 个县域单位中，若以 0.25 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为分界点，则不同城市之间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中，以宁波市、嘉兴市和舟山市为代表，三个城市内所有县域单位的产业发展水平均超过了 0.25，县域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在浙江省内处于较高的地位，且宁波市的鄞州区、慈溪市和余姚市更是呈现出省内较为领先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最临近上海市的嘉兴市，其所有县域单位的产业发展水平均超过了 0.25；而县域产业整体处于中间发展阶段的城市有湖州市、绍兴市，二市的特点是城市内有超过 60% 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较好，但是有极个别的县域单位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最后一类是县域产业发展水平整体相对落后的城市，有杭州市、温州市、金华市、衢州市、台州市和丽水市，它们的特点是城市内部有个别县域单位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城市内产业发展水平超过 0.25 的县域比重未达 60%，其中杭州市程度较轻，为 57.14%，而衢州市和丽水市则较为严重，二个城市内所有县域单位产业发展水平均低于 0.25，未来县域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深入优化、调整。

3.2.4 城市内部县域之间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城市内部县域之间的产业发展水平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如杭州市、温州市、湖州市、绍兴市和台州市，这些城市县域产业发展的特点是“高低差异大”，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其城市县域单位中，萧山区、余杭区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均达到了 0.50 以上，在浙江省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然而，其城市内的临安区、建德市、桐庐县以及淳安县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在 0.20 左右徘徊；再以温州市为例，其城市内县域单位中瑞安市、乐清市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均在 0.33 左右，然而永嘉县、洞头区、文成县、泰顺县的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却均在 0.15 附近。因此，需要进一步关注城市内部不同县域之间产业发展水平的不均现象。

3.2.5 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发展贡献度差异较大

将不同县域单位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分产业细化，可以发现不同城市、不同产业之间贡献度差异较大。通过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县域产业发展水平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为主要驱动的城市有杭州市、宁波市、湖州市和绍兴市，这些城市的特点是城市内部县域单位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展贡献度均超过 30%，而第三产业贡献度偏低。以杭州市为例，杭州市 7 个县域单位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贡献度超过 30% 的县域单位分别为 5 个、6 个，占比分别达到了 71.43% 和 85.71%，而第三产业发展贡献度超过 30% 的县域单位只有 3 个，占比仅为 42.86%。县域产业发展水平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要驱动的有金华市，金华市 8 个县域单位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贡献度超过 30% 的个数均为 5，占比达 62.50%。而也存在一些城市以某一单一产业为主要驱动，如嘉兴市以第二产业为主要驱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贡献度相对偏低，衢州市、舟山市、台州市和丽水市则以第一产业为主要驱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贡献度相对偏低。当然，也有一些城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贡献度相对均衡，如温州市，其 8 个县域单位中，绝大部分县域单位三次产业发展水平相对均衡，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贡献度超过 30% 的县域单位个数分别为 5、7、6，占比分别为 62.50%、87.50% 和 75.00%。

3.2.6 产业规模、产业效益贡献度差异较大

在衡量不同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中，本文有意将指标体系划分为两大层次：一类用来代表县域产业发展规模的水平；另一类用来代表县域产业发展效益的水平，通过测度结果分析比较发现，这两大层次指标在衡量县域产业发展水平中呈现出了较大差异。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城市产业发展是由产业规模发展占主导，如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除洞头区、泰顺县）、嘉兴市、湖州市等，这些城市的特点是，县域产业发展水平中产业发展规模贡献度超过了 50%，居于主导地位；而也有极个别城市的县域是以产业效益发展占主导，如温州市洞头区、泰顺县、金华市金东区、衢州市开化县、龙游县等，这些县域单位呈现的特点是产业发展效益贡献度超过了 50%。综合来看，浙江省多数城市、多数县域单位的县域产业发展仍然以规模驱动，以产业效益驱动的县域单位数量仍然较少，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需进一步推进，县域产业发展也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以县域单位为研究对象，县域产业为研究重点，以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 62 个县域单位为例展开，通过构建 3 个一级指标、2 个层次、30 项具体指标，综合测度浙江省县域单位的产业发展水平，得出如下结论：①综合看来，浙江省县域单位产业发展水平整体上较为统一、稳定；②分区域来看，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东强西弱”区域分布特点；③浙江省城市与城市之间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④在城市内部，县域产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有的地区甚至表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⑤通过将综合发展指数分产业拆分来看，不同区域不同产业贡献度差异较大，城市与城市之间县域产业发展驱动方式呈现出多样性；⑥通过将综合发展指数分层拆分来看，以产业规模、产业效益为贡献度的发展指数在县域之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中绝大部分县域的产业发展是由产业规模驱动，然而也存在个别城市的县域是以产业效益驱动，未来县域单位内产业的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入推进。

4.2 政策建议

4.2.1 抓住乡村振兴机遇，壮大县域产业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统筹县域产业，壮大县域经济，强调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对浙江省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说，这既是一次机遇，也是县域产业发展的一次挑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浙江省各级政府应把握机遇积极部署制定和实施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充分落实一号文件中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措施，利用浙江省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明确县域产业发展目标，建立健全质量兴农评价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考核体系，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县域产业发展而言，应充分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层面要求，找准目标，抓住机遇，用好政策，实现发展。

4.2.2 以主导产业为龙头，延伸产业链

由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的特点可知，产业发展水平的优劣不是取决于某一产业独自的优良表现，而是取决于县域单位中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如何做到县域产业之间的整体协调发展，最切实可行的一个发展模式是以主导产业为龙头，利用工业园区建设、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等区域内重大工程、以发展主导产业为首的重大项目，积极吸引外部资金、人才以及企业主体落户园区，通过实施“一县一产”和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浙江省传统龙头产业较多、分布较为广泛，如化工、医药、通信设备制造、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以及仓储和邮政业等，近年来，浙江省大力发展高科技前沿产业，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产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迅猛，这些传统、新兴的优势龙头产业分布于各个县域单位中，应充分把握并加以利用。同理，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县域产业发展而言，应充分了解县域自身发展的区位特点、区域资源、交通等条件，把握乡村振兴契机，以县域主导产业为发动机进而驱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县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4.2.3 以特色产业为抓手，拓展价值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补齐农业领域发展短板，一个重要以及可行的方略是以特色产业为抓手，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拓展价值链实现增值，如通过培育县域内优势特色产业，挖掘建设特色农业、特色小镇和特色休闲旅游业等，以点及面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由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水平看出，浙江省县域单位中存在一、二、三产业均表现较弱的区域，针对此类地区，应充分挖掘、培育县域内部的特色产业，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突出特色，发展特色。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县域产业发展，尤其是工业基础薄弱、以农业发展为主要带动型的区域，更应充分抓住战略机遇，立足乡村的特色优势资源，优先构建农业全产业链体系，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让农民在产业增值中获得更多收益，实现农村强、农民富。

4.2.4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为县域高质量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也是推动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备因素。党的十九大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引领社会全面创新。以浙江省为例的县域产业发展同样也需要科技创新，县域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除了吸纳传统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等要素之外，更亟须吸纳科技创新元素，浙江省是创新大省，2018 年浙江省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让科技创新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新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浙江省应充分利用已有的地理位置优势、数字经济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以及文化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培育发展新动能，充分借鉴和利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科技创新经验成果，继续加快传统产业革新，助力新兴产业发展。当前我国县域单位中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目标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发展已由增产导向转变为提质导向，而相对于城市中心，县域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政策和环境等要素相对较为薄弱，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然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

4.2.5 深化农村金融供给，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19 年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计为 12990 个，从业人数为 25.21 万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 16.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7%，金融业发展在全国处于较为领先水平，浙江省县域单位应加以充分利用，加快培育、建立以农村产业融合主体的引导机制和激励机制，政策层面给予配套支持，如成立专门针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扶持基金和风险补偿基金，支持和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农村产业融合方向发展。同时，县域单位还应积极探索建立国家支持政策和从业主体经营效益的共享机制，也可探寻将财政补贴资金量化给农民后以入股方式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模式，让农民成为股东，获得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收益。对我国其他地区而言，尤其是金融发展基础较为落后的地区，首先政策方面应给予一定的倾斜，支持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用于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和乡村建设行动；其次可以尝试设立乡村振兴基金，充分调动民间金融资本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4.2.6 因县制策、因产施策，助力县域产业提质增效

由浙江省县域产业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可以看出，即使在经济发展较为优良的长三角区域，其省域不同城市之间、同一城市不同县域单位之间、相同县域单位不同产业之间甚至同一产业不同层次之间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水平不一、高低不齐的特点，这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即应当充分考虑区域特点以及产业发展的基础，尤其是要以县域单位为考量，政策制定者应充分结合不同城市、不同县域单位的经济基础、资源条件以及文化特点，做到“因县制策、因产施策”，真正实现县域产业的优化升级、提质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 [1][美]W. W. 罗斯托. 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 郭熙保，王松茂，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2]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139-191.
- [3]Harrod R F. 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39, 49(193):14-33.
- [4]Domar E D. Capital expansion, rate of growth, and employment[J]. Econometrica, 1946, 14(2):137-147.
- [5]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6):77-90.

-
- [6]Weber A.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J].Nature,1960,15(1):1.
- [7]Berry B J L,Christaller W,Baskin C W.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J].Economic Geography,1967,43(3):275.
- [8]Friedmann J.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J].Urban Studies,1967,4(3):309-311.
- [9]Vernon 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2):190-207.
- [10]陈宗岚,刘习平.资源约束下县域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13(16):96-98.
- [11]江华锋,付秀彬,张红.产业生态学视角下的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以河北高阳县为例[J].生态经济,2013(8):128-132.
- [12]谭宁.县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作用、发展瓶颈和成功案例[J].云南社会科学,2014(4):76-80.
- [13]闫人华,熊黑钢,瞿秀华,等.1975年以来新疆县域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3(3):99-105.
- [14]王凯,朱芳书,甘畅,等.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耦合关系——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0(7):1617-1632.
- [15]李永强,冯淑慧.旅游产业与县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来自桂林阳朔县的经验证据[J].技术经济,2020(9):82-88.
- [16]刘玉,唐秀美,潘瑜春,等.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县域农业增长空间特征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18(2):246-261.
- [17]刘遵峰,王小慈,张春玲.对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的探究[J].生态经济,2013(2):119-121.
- [18]何婧,蔡新怡,赵亚雄.金融渗透、金融获得与农业产业化——来自湖南省87个县市的证据[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2):12-19.
- [19]王海平,周江梅,林国华,等.产业升级、农业结构调整与县域农民收入——基于福建省58个县域面板数据的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9(8):23-28.
- [20]吴敏,黄玖立.省级开发区、主导产业与县域工业发展[J].经济学动态,2017(1):52-61.
- [21]赵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基于产业驱动的视角[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81-486.
- [22]杨晓,胡爱君.基于优势特色产业的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实证研究——以陕西省汉中市为例[J].农村经济,2018(6):68-72.
- [23]黄祖辉.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J].中国农村经济,2018(4):2-12.

-
- [24]温铁军, 罗士轩, 董筱丹,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的创新[J]. 中国软科学, 2018(12):1-7.
- [25]张军. 城乡产业融合的规律、平台与模式研究[J]. 农村经济, 2018(8):31-36.
- [26]陈学云, 程长明. 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产融合路径: 逻辑必然与实证判定[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11):91-100.